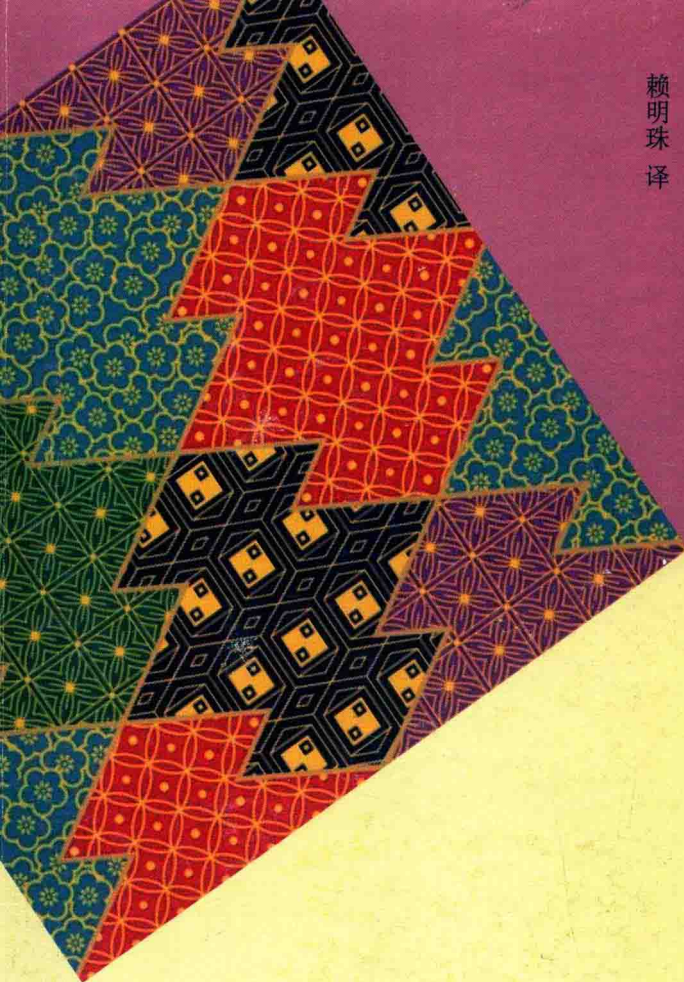


谷崎润一郎

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

赖明珠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谷崎润一郎

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

赖明珠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/(日)谷崎润一郎著;赖明珠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5.1

(谷崎润一郎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703-8

I. ①猫… II. ①谷…②赖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
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6813 号

NEKO TO SHOZO TO FUTARI NO ONNA

by TANIZAKI Jun' ichiro

Copyright ©1936 KANZE Emiko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.

Chinese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

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Japan

through THE SAKAI AGENCY.

猫与庄造与两个女人

猫と庄造と二人のをんな

[日] 谷崎润一郎 著

赖明珠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刘 玮

装帧设计 吴建兴

图字:09-2012-615 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3 插页 2 字数 50,000

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703-8/I·4039

定价:23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 T: 021-65418000

猫と庄造と二人のをんな

福子小姐请原谅我借用雪子的名义写这封信，其实我并不是雪子，这样一说，你应该会知道我是谁了吧，不，不，你在拆开这封信，展开信纸的瞬间可能已经清楚发现“原来是那个女人”了，而且一定很生气，心想真失礼……居然擅自使用朋友的名字写信给我，实在是个厚脸皮的女人，不过福子小姐，请你体谅，如果我在信封背面写上自己的名字的话，那个人一定会发现，而且半路就把信抢过去了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，如果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读到这封信的话，只有这样做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不过请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出口说些怨言，也不打算向你哭诉什么。虽然，如果说真心话，我想这封信的十倍二十倍长恐怕都不够写，不过事到如今再说那些也已经一点用处都没有了。嗯呵呵呵呵呵呵，我也吃了不少苦头因此开始变得很坚强了噢，并没有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，虽然想哭的事情和不甘心的事情其实多得有一箩筐，不过也已经再也不愿意去想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开朗地活下去。真的，人的命运这东西，什么时候轮到谁倒霉，是除了神明之外谁也不知道的，所

以去羡慕或嫉恨别人的幸福，真是傻瓜对吗？

我再怎么是个没受教育的女人，也知道直接写信给你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，不过这件事我已经请塚本先生帮我向他提过好几次了，可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听，所以现在除了拜托你之外，似乎也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不过这样一说听起来好像是多么难办到的请托似的，其实真的真的一点也不麻烦。我只是想从你们家得到唯一一件东西而已。这么说，当然可不是说要把他还给我。其实是更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更没有价值的东西……我想要莉莉。我听塚本先生说，他说可以把莉莉给我，只是福子小姐说不愿意离开莉莉，嘿，福子小姐，这话可是真的？我唯一的愿望，难道你也要阻碍吗？福子小姐请你试着想一想，我已经把比自己生命还要珍贵的人……不，何止是这样，还有和那个人共同建立起来的快乐家庭中的一切东西，都毫不保留地让给你了。连一件东西，一片破碗片都没有带出来，连我出嫁时自己带过去的嫁妆细软，他都没有好好还给我。不过，这些容易让人触景生情想起悲伤往事的东西，或许没有也罢，只是至少总可以把莉莉让给我吧？除此之外我也不会再提出其他任何无理要求了，不管怎么践踏，怎么拳打脚踢，我都默默忍受过来了。相对于这样大的牺牲，难道说给我区区一只小猫，也是厚脸皮的过分要求吗？对你来说它真的只是可有可无的小野兽而已，对孤独的我却是多么大的安慰呀……我，虽然也不愿意被认为是胆小鬼，不过如果没有莉莉的话，真是寂寞得一点办法都没有了……这个世界上除了猫以外，再也没有一个人会理睬我了。你已经把我打败到这个地步

了，难道还要让我承受更大的痛苦吗？对于现在寂寞又胆小的我，连一点同情心都不肯给，难道你是这样一个没有慈悲心肠的人吗？

不，不是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很了解，其实不愿意离开莉莉的，不是你，而是他，没错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个人最喜欢莉莉了。他每次都说“我跟你还可以分开，但是跟这只猫可就分不开了”。而且吃饭的时候、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都觉得莉莉比我可爱得多。那么，为什么不老实说“自己不愿意离开猫”，却推说是因为你不愿意呢？那原因请你务必好好仔细想一想……那个人把讨厌的我赶了出来，然后跟喜欢的你住在一起了。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需要莉莉，可是现在莉莉应该已经变成多出来的妨碍了吧。或者难道他，到现在没有莉莉还会觉得不满足吗？那么你也跟我一样，被他看成比猫都不如吗？对不起，我无意冒犯，只是说溜了嘴……我想应该不会这么傻吧，不过那个人居然把自己喜欢猫这件事情隐瞒起来，却推说是因为你的关系，可见这或许是他还多少感觉到心虚的证据……嗯呵呵呵呵呵呵，那种事情，怎么样都已经跟我没关系了对吗？不过你真的还是小心一点好，如果太不当一回事，心想只不过是一只小猫而已的话，可能连那只猫都会背叛你哟。我绝对不想说坏话，这与其说是为我自己，不如说是为你设想的，你还是早日让那只莉莉离开他身边比较好，如果他不肯的话，那不就更奇怪了吗？……

福子一面把这封信上的一字一句放在心里，眼光一面若无其事地盯着庄造和莉莉的一举一动，只见庄造正就着二杯醋^①凉拌的竹荚鱼一面小口喝着酒，每喝一口就把小酒杯放下来，叫着：

“莉莉。”

他用筷子把一只竹荚鱼高高地举起来。莉莉则用后脚站起来，把前脚搭在椭圆形的矮桌边缘一直注视着碟子上的小鱼，那模样既像酒吧里的顾客倚靠着柜台一般，又像巴黎圣母院的怪兽^②，尤其当庄造把饵高高举起来时，莉莉的鼻子就忽然一张一张地抽动起来，那对大大的伶俐的眼睛，简直就像人惊讶的时候那样睁得圆滚滚的，从下面往上仰望着。然而庄造却不轻易扔给它。

“看哪！”

说着他把鱼拿到它鼻子前面去，之后却反过来往自己的嘴巴里送。然后把渗入鱼身的醋汁啧啧地吸吸干，又把看来坚硬的骨头帮它咬碎之后，才再一次举得高高的，一会儿拿远一些，一会儿移近一些，一会儿举高，一会儿降低，做出各种炫耀姿势来。被他这一勾引，莉莉的前脚离开矮几，像幽灵般举高到胸前两侧，一面摇摇摆摆地往前走一面去追逐。他把猎物拿到莉莉头的正上方时会静止下来，莉莉于是盯紧目标，拼命往上跳，趁着跳起来的时候快速伸出前脚想捕抓目的物，不凑巧闪失了，再跳起来。就这样等到终于捞到一只竹荚鱼时，总要耗掉五分钟到十分钟。

同样的事情庄造会重复做好几次。喂完一只鱼就喝一杯酒，又

① 用醋和酱油或醋和盐混合，也指用这种醋凉拌的食物。

② 巴黎圣母院怪物走廊里的怪兽雕像。

呼叫：

“莉莉！”

一面叫着一面开始举起下一只鱼。小碟子上应该装有两寸左右的小竹荚鱼十二三只，自己真正心满意足地吃掉的恐怕不到三四只，剩下的都只有啧啧地吸一吸二杯醋汁而已，鱼身则全部喂给猫吃了。

“哎呀，呀，好痛！会痛啊，喂！”

庄造终于发出怪叫声来。因为莉莉突然跳到他肩膀上，脚爪抓痛他了。

“嘿！下来！快点下来呀！”

夏末时节暑热余威已经开始减弱的九月中旬过后，就像胖的人通常一定都怕热那样，容易流汗的庄造，把矮桌搬出到面对上次豪雨成灾^①时留下许多淤泥的后院檐廊来，在短袖衬衣上套一件毛线腹卷，只穿着麻制的及膝短裤，就盘腿坐着，莉莉跳到他圆滚滚隆起如山丘般的肩膀肌肉上，因为滑溜溜的为了避免滑倒，便使劲立起爪子。这一来，爪子透过单薄的绉绸衬衣抓进肉里去了。

“哎呀！好痛！”

他一面叫着一面骂。

“嘿，还不快点给我下来！”

他边摇摆着肩膀边往一边倾斜，不过这样莉莉更怕会掉下来而把爪子立起来，最后他衬衣上点点滴滴地渗出血来。不过庄造嘴巴上虽然发着牢骚：

① 本小说首次刊登于昭和十一年(1936年)一月和七月的《改造》杂志。因此这里所指的水灾，是昭和十年(1935年)六月二十九日京都大阪神户地区发生的豪雨所造成的水灾。

“真乱来。”

却绝对不会生气。这点莉莉好像心知肚明似的，一边把脸颊凑上厮磨他的脸颊去奉承他，一边看到他衔着鱼时，把自己的嘴大胆地凑到主人的嘴边去。然后庄造会喃喃地咀嚼一番之后，用舌头把鱼送出来给它，莉莉就咻一下咬住鱼，有时是一次就咬走，有时咬过后会顺便在主人嘴边高兴地到处舔一舔，有时主人和猫各咬着两端互相拉扯。在那之间庄造会发出“喝”“呸、呸”或“嘿，等一下”的声音，或喝彩起来，有时皱起眉头，有时吐口水，看起来真是和莉莉一样高兴。

“嘿，怎么回事啊？——”

可是，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休息一下，若无其事地把酒杯递到太太那边，他忽然担心地偷瞄她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还高高兴兴的太太，居然不再帮他斟酒，还抱着双臂开始袖手旁观起来，从正面狠狠瞪着他。

“酒，没了么？”

伸出去的酒杯缩了回来，他提心吊胆地探视她的眼神，对方一点退缩的样子都没有地说：

“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”

她只这样说完，又有点懊恼似的沉默下来。

“嗯？什么事情呢？——”

“你把那只猫，让给品子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怎么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样一句来？他连连眨着眼睛，太太那边也毫不示弱地摆出不悦的表情，因此他更搞不清楚状况了。

“为什么突然这么说呢？……”

“别管为什么，你就让给她便是了，明天快去叫塚本先生来，早一点交给她吧。”

“这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”

“你，不愿意啰？”

“慢着，等一下啊！也不说个清楚为什么，就这样讲，不是强人所难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？”

吃莉莉的醋？虽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过很不能理解的是，她本来也喜欢猫的啊。以前庄造和前妻品子住在一起的时候，福子听到品子有时候会吃猫的醋时，还笑她没常识，把这件事当嘲笑的话柄。因此，她当然知道庄造喜欢猫，而且来到这里之后，虽然没有庄造那么极端，不过自己也跟他一起疼爱莉莉。像现在这样，每天三餐，夫妇面对面中间夹着矮桌用餐时，莉莉一定会加进来，到目前为止她一次也没有啰唆过什么。不但没有，而且每次都像今天这样，吃晚饭时，他一面和莉莉慢慢游戏一面享受晚酌，望着丈夫和猫表演马戏团的把戏般希奇的风景，福子不但一副觉得很有趣的样子，有时也自己加入喂饵或让猫跳到身上来，莉莉的介入，对于新婚的两个人来说，只有更加深他们的感情，具有使餐桌气氛活泼起来的功能，应该不会妨碍他们才对。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到昨天为止，不，到刚才为止，到晚酌喝了五六杯为止，还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形势有了转变，可能有什么些微的小事惹她生气了。或者看她说出“让给品子吧”，也许是她突然开始觉得品子很可怜了也不一定。

这么说来，品子在从这个家出去的时候，就曾经提出过想以带

莉莉走为交换条件之一，后来又通过塚本先生，把这愿望传过来两三次倒是事实。不过庄造总认为不要理会这借口比较好，每次都当场拒绝了。听塚本的口气，他对一个把一起生活多年的妻子赶出门去，把别的女人带回家来的不忠男人，真想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，可是她现在好像还忘不了庄造，虽然心里努力想恨他、怪他，却恨不起来，顺便还想要一个能留下回忆的纪念品，那么能不能把莉莉给她呢，以前一起生活的时候，觉得它太受宠而感到忌妒，暗中不免有时候虐待它，到现在，却觉得那个屋子里的东西都令她怀念，尤其莉莉最让她怀念，自己至少可以把莉莉当作庄造的孩子般好好去疼爱，悲哀难过的心情也可以多少得到安慰吧。——

“嘿，石井君，一只猫算得了什么，人家都这样说了，难道不可怜吗？”塚本这样说。

“那个女人讲的话，你都当真就没完没了了。”

每次庄造总是这样回答。那个女人最会讨价还价，底线后面还有底线，不管她说什么总觉得很可疑。第一点个性就刚强，有不服输的毛病，对分手的男人还说什么念念不忘啦，莉莉变得很可爱啦，说这些可怜话很奇怪。那家伙怎么会觉得莉莉可爱呢。一定是想自己把它带过去，随心所欲地虐待，以便出气泄恨吧。要不然为什么连庄造喜欢的东西都要拿走，看她有多坏心眼。——不，与其说是出自孩子气的复仇心，不如说可能有更深更深的企图说不定，头脑单纯的庄造没办法看透对方肚子里打的什么算盘，所以觉得有点可怕，也觉得有点反感。何况，那个女人已经提出很多相当任性的条件了。不过本来是自己理亏，只希望她能早一天出去，所以大多事情都听她的，这样还要来把莉莉带走，叫人怎么受得了？

因此，庄造不管塚本怎么执拗地来游说，都以他一流的委婉借口婉转推托掉，福子当然也赞成这样，态度比庄造还要清楚。

“把事情说清楚！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完全搞不懂。”

这么说完，庄造自己把酒壶拿过来，开始为自己倒酒喝。然后啪一声拍大腿说：

“没有蚊香了吗？”

边往旁边东张西望一番，边半自言自语地说。周遭已经昏暗下来了，于是成群的蚊子从眼前的板墙脚下嗡嗡地往檐廊这边飞来。原来蹲在矮桌下面的莉莉，有点吃得过多的模样，在自己的事情被人家拿来当问题拌嘴之后，便悄悄走下到庭园去，从墙脚下钻出去，消失无踪了，好像客气地回避似的，好奇怪，不过它每次被喂饱肚子之后，总会一溜烟地溜出去消失无踪一阵子。

福子默默地走到厨房去，找来渦卷蚊香，为他点上后放进矮桌下，然后说：

“嘿，你那些竹荚鱼全都喂给猫吃掉了吧？自己吃到的顶多才不过两三只是吗？”

这次出口的声调比较温和。

“这种事情我可不记得。”

“我确实数过了。那碟子上刚开始有十三只，莉莉吃了十只，你才吃三只不是吗？”

“那可就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难道不明白。嗯，请你仔细想一想。我并不是因为像猫这样的对象吃醋。不过，本来我说不喜欢二杯醋泡的竹荚鱼的，你不是说你喜欢吃，希望我做吗？说得那么好听，

结果不但自己一点都没吃，还全部拿去喂给了猫吃……”

她说的意思是这样的：

在阪神电车沿线的地方，像西宫、芦屋、鱼崎、住吉一带，鱼贩大概每天都会把本地刚捕获的新鲜鱼类像竹荚鱼、沙丁鱼拿来大街小巷叫卖：“竹荚鱼来啰，竹荚鱼”“沙丁鱼来啰，沙丁鱼”。“来啰”的意思，是指“新鲜的刚捕来的鱼上市了”，价钱一杯大约十到十五钱^①，这就够一家三四口人的家庭副食，看来很好卖，一天会有几个人来买。可是，竹荚鱼和沙丁鱼在夏天之间长度只有一寸左右，到了入秋时分长度渐渐加长，还太小的时候不管用盐烤或用油炸都不方便，所以只能就那样直接干煎之后再浇上二杯醋，配上切细的姜丝，连鱼骨头都吃下去。可是福子却说不喜欢吃二杯醋，从上次就反对。她喜欢吃比较热的油一点的东西，所以她说要她吃像这样干干冷冷的东西实在真难过，她就是这样奢侈，庄造说你只要做你喜欢的就行了，我喜欢吃竹荚鱼我会自己来。当叫“来啰来啰”的鱼贩经过的时候，就会叫进后门来买。福子和庄造是表兄妹，会嫁进门也是有原因的，既不必对婆婆赔小心，从进门的第二天开始就随心所欲我行我素了，但总不能看着丈夫拿菜刀吧，结果还是自己帮他做那二杯醋，虽然不喜欢也只好勉强一起吃。何况，最近这五六天来已经连续这样了，两三天前忽然发现一个事实，说起来，甘冒太太的不满都要端上餐桌的菜色，哪里是庄造自己在吃的，明明都喂给莉莉吃掉了。于是渐渐开始仔细想想，确实那竹荚鱼尺寸小，骨头又软，鱼肉不必费事去骨，数量又多，价格算便

① 一日元的十分之一。当时的一日元相当于现在的二千日元。十钱相当于二百日元。

宜，而且因为是凉拌菜，所以适合每天晚上那样喂给猫吃，换句话说，庄造说他喜欢吃，其实是因为猫喜欢吃。在这个家里，主人竟然不顾太太的好恶，而以猫为中心来决定晚餐的菜色。而且原来以为是为了丈夫而忍耐的太太，其实是为了猫在做菜，无形中被设计成在侍候着猫啊。

“没这回事，我每次都是自己想吃才拜托你做的，只是莉莉这家伙那样执拗地要吃，我一不小心疏忽了，才一只又一只地喂给它吃的。”

“你说谎，一开始就是想给莉莉吃的，明明原来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却说是喜欢的吧，你呀，把猫看得比我还重要对吗？”

“唉呀，你怎么这样说呢……”

庄造夸张地吐出这句话，其实却是被她的话震住一时语塞。

“要不然你说我比较重要啰？”

“那当然还用说吗？什么傻话，真是的！”

“别光嘴巴这样说，拿出证据来给我看看，像你这种人没有信用。”

“那明天开始就不要再买竹荚鱼了。怎么样，你没话说了吧。”

“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就把莉莉给人家算了嘛。那只猫要是不在，才最好不过呢。”

该不会是认真说的吧，不过也不能太小看她，否则意气用事起来就麻烦了，所以没办法，庄造只好双膝并拢，恭恭敬敬地坐正姿势，哈腰鞠躬，一面把双手放在膝盖上，一面说：

“是这样吗？你明明知道它会被虐待，还忍心把它送去那样的地方吗？再别说这么没慈悲心的话了。”

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发出恳求的声音。

“嘿，拜托你，快别这样说嘛……”

“你看吧，还是猫比较重要，不是吗？如果你无论如何都不舍得把莉莉给人家的话，那么你就让我走好了。”

“别胡说了！”

“我，也不愿意被人家拿来跟畜牲相提并论哪。”

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于认真起来，福子忽然眼泪涌了上来，连自己都很意外，急忙转过身子背向丈夫。

收到品子借用雪子的名义寄来的信时，刚开始福子感到，竟然这样恶作剧，想来挑拨离间我们夫妇的感情，真是个讨厌的女人，谁会上你的当呢！品子的居心，如果写出来的话，就是希望福子会开始担心莉莉，说不定就把莉莉送去给她，那么一来，看吧，以前嘲笑人家的你，不也开始吃起猫的醋了吗？你也没多受丈夫重视吧？我来拍手嘲笑她，就算没那么顺利，这封信也会成为引起家庭风波的契机，光这样就已经够有趣了。她一定这样想，要先下手为强的话，我们夫妇就要更加相亲相爱地过日子，让她看到这种信完全不成问题，让她更清楚知道我们夫妇俩还是一样疼爱莉莉，一点都没有要放开莉莉的意思，——那就再好不过了。

不过，很可惜这封信来得不是时候。因为，正好这两天竹荚鱼二杯醋的事情还梗在福子心中，正想修理丈夫一番。本来，她就没有庄造想象中那么喜欢猫，只不过为了迎合庄造的心意，和为了刁难品子，出于这两方面的需要才自然变得喜欢猫的。自己以为喜

欢，也让别人这样以为。那是在她还没进这个家以前，还在暗中和婆婆阿玲串通一气，一心一意计谋要把品子赶出这个家时的事。因为这样，她来到这个家后也就继续疼爱着莉莉，尽量保持喜欢猫的样子，可是她却渐渐感觉这只小畜生的存在，开始令她憎恨起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据说这只猫是西洋品种的，以前，有客人来玩的时候，把它抱起来放在膝上时，摸起来触感很柔软，毛色漂亮，容貌美好，姿态也好，在这附近都算是少见的漂亮雌猫，因此那时真的觉得很可爱，品子居然会觉得这家伙碍事，这个人真是奇怪，或者是一旦被丈夫讨厌之后，就连对猫都会开始怀有偏见也不一定，这倒不是讽刺，福子真的这么觉得。不过现在自己当上了继任太太之后，并没有像品子那样被讨厌，她知道人家很疼惜她，不过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现在已经无法再嘲笑品子了。说起来，就是因为庄造喜欢猫不是普通的喜欢，而是超越一般程度的那种喜欢。实际上，要疼猫也是可以的，只是竟然把一只鱼（而且就在太太眼看着之下！）嘴对嘴咬着喂到猫口里去，互相拉来扯去的，太没顾忌了。还有吃晚饭时，猫跑过来夹在两个人中间，老实说也不太愉快。夜晚虽然婆婆很识相，自己一个人先吃完就上楼去了，福子正想好好享受夫妇单独相处不被打搅的私密生活，这时猫这家伙却爬过来把丈夫横刀夺走。心想正巧今天晚上没看到猫的影子时，只要听到矮桌脚撑开声音，盘子碟子相碰发出丁当的一点声音，它就会立刻从什么地方跑回来。偶尔有猫不回家时，不像话的反倒是庄造，一直“莉莉、莉莉”的大声叫个不停。他会走上二楼，绕到后门，甚至走到马路上大声叫，直到它回来为止。福子即使拿出烫好的酒壶来，劝他说马上就回来，先喝一杯吧，他都扭扭捏捏不肯好